

# 從《七里香》 到 《金色的馬鞍》

錄音整理／陳澧州



## 席慕蓉 VS 柯慶明

2006年3月25日 週末文學對談NO.50

集詩、散文、繪畫等創作於一身的席慕蓉，應邀前來參加週末文學對談，整場座無虛席，相信讀者朋友們都非常想要了解她的創作歷程。由於自身顛沛流離的生命經驗，使得席慕蓉情感流露、數度哽咽，並且除了對詩、對大自然的看法外，她也談到了對原鄉蒙古的關懷。在柯慶明教授專業而深入的提問與談話過程中，引領讀者聽眾們走進席慕蓉的世界中，完美地營造出一場兼具感性與知性的文學對談。

### 席慕蓉的詩路歷程

關於詩是什麼？席慕蓉認為「詩是一把鑰匙」或者「詩是一把匕首」，因為一方面詩能打開心裡的謎團，另一方面詩又會刺中自己的痛處。柯慶明將詩是一把匕首延伸到詩是一把解剖刀，詩人自剖之後，把蘊藏在心中的真理挖掘出來。他指出這是中國藝術理論的「中得心源」說；又由於作為一位畫家，席慕蓉也擅於運用畫意來表達詩篇，這又是「外師造化」。因此，說席慕蓉的詩頗有中國詩中的情畫意傳統，是非常貼切的，它表達了宇宙萬物的情感。例如〈一顆開花的樹〉是對每一個路過的人流露出款款深情。詩是一把鑰匙的真正含意是重新幫我們發現造化、世界、內心中的寶藏，只是以前把它埋藏起來了。

提起一開始寫詩的原因，席慕蓉說是因為自己漂泊的童年，一直不斷地轉學。轉學生不容易被接受，尤其站在教室門口，面對著一起讀了一年或三年的團體，不知該如何是好，只有在日記本上寫出自己盼望的世界。然而之所以知道詩該怎麼寫，要感謝初中國文老師讓她讀了〈古詩十九首〉。最令她印象深刻的句子是「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當時的自己雖然不懂歲月、老、已晚等是什麼感覺，但覺得年輕時的自己過得很混亂，在很混亂的當下也能夠

了解到時間是很珍貴的。於是，詩中的某種東西打開了心房，也安慰了自己。

柯慶明認為讀席慕蓉的詩有一種似曾相識的熟悉感。他表示，在中國歷代詩歌當中，漢代的詩最具有「溫柔敦厚」的質素，不同於悲壯的絕望，溫柔敦厚給予一種生命的力量，席慕蓉的詩就有這種漢代詩的味道。接著提到當台北市更加人工化，也就是當全世界大都市都長得越來越像的時候，他思索著一個問題：「詩還可能嗎？」然而，在都市監牢中讀到席慕蓉的詩是一大享受，她帶領大家走入色彩繽紛的大自然、植物世界，這是人類本來應該生存的世界。例如在〈邊緣光影〉中呈現的，原來人生也能像植物間、大自然中那樣的美好，以及一瞬間的東西能夠更深刻。

對於植物世界，席慕蓉一直很感慨中國社會裡頭總認為風花雪月是跟生活無關的事，所以寫這類詩作就會被認為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人。然而，這些東西不就是在自己的身邊嗎？她一直想問別人為何聞不到花香，難道沒有關於植物的記憶嗎？學畫畫的也不見得都會畫植物，可能是因為自己對大自然比較相近。對她來說，花、樹這些大自然的香味、顏色等都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長久以來社會中對於大自然的讚嘆，就說這樣是不食人間煙火的、

夢幻型的；反之，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只要寫一首氣魄很大的建國、復國的詩，他就是寫實的，而不是夢幻的了。對此她感到強烈的不滿與質疑。其實在某個程度上，這樣的詩比風花雪月的詩還來得夢幻多了。

對此，柯慶明則認為可放到中國傳統詩歌的定位上來看。人類是唯一會喪失自己本性的。自古以來自然就是在表達宇宙永恆真理、生命真理的，而人類只有透過自然才能回歸到宇宙永恆真理去。詩要能呈現生命真理的感受，而非觀念。不同於詩言志傳統，中國詩歌上稱為「神韻詩」，神韻是微妙的，可以感覺、可以意會，但是不能直說。掌握神韻是很重要的，但是神韻如何表達呢？風花雪月、自然就成了表達的媒介。所以席慕蓉的詩就是很中國文學正宗的。他笑稱幸虧席慕蓉是從〈古詩十九首〉開始，否則從陸機、謝靈運等詩人開始接觸，就會變得像某些詩人一樣過於著重語言的、表面的雕琢，刻意製造某種效果，但是整體的情韻就出不來了。真正的感情和神韻，是自然而然的生命蓄積與萌發。他更是認為，席慕蓉確實找到了一個能超越時間跟空間，並且能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鑰匙。

### 席慕蓉的散文世界

席慕蓉在1989才第一次回到自己心靈的故鄉。她想起了楊索一篇文章中所說的「我不是那種插枝就可以存活的人」，這句話就像是一把匕首，因為這句話概括了她的一生。原來自己就是那個被插枝，惶惶然存活的人。所以她的溫柔敦厚，只是希望別人能接納她，平常做事循規蹈矩，也是希望別人不要排斥她，只因為她沒有故鄉。故鄉是空間的，也是時間的；故鄉必須是祖先生活的地方，然後自己生在那裡，並且生活過一段時間。對於很多人是理所當然的、天經地義的，在自己這一代與族群中卻得不到。

她表示因為是個沒有故鄉的人，所以會對每個收留她的地方都心存感激，自己有很多個家鄉（童年在香港、在台灣生活了五十年），但就是少了一個故鄉。一旦到了蒙古，這個父母親的故鄉、她的原鄉，就努力地想要讓它成為自己的故鄉，然而它依舊只能是原鄉而已。剛寫散文的那幾年，比如說《我的家在高原上》、《江山有待》等幾本裡面，寫的是鄉愁，父母的鄉愁，自己血液裡的鄉愁，在這裡面有了一些補償。但是父母親的故鄉卻已經不在了。所以曾寫

過一首詩「父親給了我一個故鄉／卻是沒人能到達的地方」，這裡寫出了席慕蓉的複雜心情。

對於「蒙古察哈爾盟人」的身分，就讀師專時經常被譏笑連自己的籍貫都搞錯。席慕蓉感慨著：「我們的教育系統裡面好多東西都不教給我們，反而浪費了很多感情。要我們去愛這塊土地，但是不讓我們明瞭這塊土地，也讓一塊從來不屬於我們的一塊土地，放在我們的地圖上。」這種模糊化政策影響了我們的教育方向。就連現在的內蒙古地區也一直在改名字。剛回去蒙古的前幾年，她的鄉愁、悲傷與焦慮是再也找不到從小在家中聽父母親與外婆所說的那個故鄉了。

整個蒙古地區的政策是以農耕地區的思想來治理游牧地區的人跟土地，這個政策持續了幾十年之後，就讓這塊土地沙化。於是在中間這幾年，她發現這不只是家裡的、父母的、一個民族的，而是整個蒙古高原的鄉愁。整個蒙古高原是人類在世界上最後僅有的幾個原鄉之一，它是我們最後還可以呼吸的肺這麼幾處原鄉之一。短視的粗暴跟毀滅是很恐怖的。因此，前面幾年的焦慮是在這個部分，

所以屬於父母親的鄉愁也就慢慢淡化了。最近這幾年她發現，在這麼一個大災劫裡，為什麼在游牧民族內對人的美德、精神跟他自己文化的自豪沒有消失？於是她變得比以前比較樂觀。因為蒙古高原上或者地球上並非每天都是平安日子，每天都會有災劫的，但是哪個文化能留下來，哪個文化會消失，並非今天可以決定的。在內蒙古地區裡面這麼受到摧殘，包括思想、土地，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人對自己文化保留與維繫？這反而成為自己想要去找尋的理由。

對於別人質疑自己在台灣那麼久了，為何那麼關心蒙古？她認為難道不能同時擁有兩塊土地，只能選擇一個而去掉另一個嗎？她認為這是無法同時割捨的。父母的一生完全都被切割了，還有很多上一代的生命都被切割了，只有這一代去銜接、去完成起來。而自己也很幸運地生在這個時代，能夠等待，能夠讓自己去找、去看、去想、去寫，而且兩岸都可以講自己想說的話。如果說《七里香》是年少時候在安靜的夜間中寫出來的作品，那麼對她而言，散文集《金色的馬鞍》便是生命歷程中努力得到的自我完成。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從前席慕蓉寫的都是自己內心或者



席慕蓉

柯慶明

席慕蓉，蒙古察哈爾盟人，1943年生於四川，童年在香港度過，成長於台灣。於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後，赴歐深造。1966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藝術學院。曾任台灣新竹師範學院教授多年，現為專業畫家。著作有詩集、散文集、畫冊等40餘種，讀者遍及海內外。近年來，潛心探索蒙古文化，以原鄉為創作主題。

柯慶明，1946年生。曾任《現代文學》雜誌主編，《文學評論》編輯委員兼執行編輯，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研究員，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招聘教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訪問研究員；研究專長為文學史、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美學及台灣文學等多種領域。



周遭的感覺，現在範圍擴大到寫民族、寫土地。可是，真正要寫的還是那些所有發生在生活週遭的，或者是很久以前的，或者是剛發生的，吸引她的最重要因素還是在於「美」。

### 詩與音樂

談到詩與音樂，席慕蓉認為讀一首詩的時候，不只是文字，很多還在於母音、子音這個部分；但是音樂不需要學會哪一國的文字，就可以欣賞。好比聽到舒伯特〈最後的鋼琴三重奏〉，心中就好像有種詩裡面的東西一直反覆著。在曠野裡面聽到馬頭琴拉出的音樂，不需要問是什麼曲子，就能知道是悲傷，還是另一種感覺的。音樂是最容易彼此溝通的，比文字、繪畫都還要來得直接。對此，柯慶明做了一些補充。他談到中國繪畫講求的是「氣韻」，氣韻就有音樂，而在文學上則強調「文以氣為主」，所以都有一種生命情感在裡頭。

### 蒙古對詩的影響

席慕蓉到目前的六本詩集之中，《七里香》、《無怨的青春》、《時光九篇》這前三本詩集都是在尚未到蒙古之前的作品，第四本《邊緣光影》離上一本已有十二年的時間。這期間因為去了幾趟蒙古，持續都在寫詩，但是在集結成

冊之後，她才發現這本詩集紀錄了生命裡的一個轉折。當時才發覺到原來詩是另一個自己，而且是平時隱藏著的自己。每個人都有很多個自己：希望的自己、給人家看的自己、原來的自己、被激發的自己、別人眼中的自己，還有一個是平時沒辦法讓他現身，但是在文學中透露面貌來的自己。詩沒有辦法離開自己。因此，在後面幾本詩集當中，關於蒙古的詩作就明顯地變多了。她感謝大家對於〈一顆開花的樹〉的喜歡與熱愛，但是更希望大家能多看之後的詩集，如〈大雁之歌〉等作品，讓大家知道她依舊不懈於詩的創作上。

### 結語

透過此次對談，我們認識到不同於以往印象中的席慕蓉，也從她對詩、對大自然的看法，對原鄉蒙古的關懷，以及一些經驗分享當中，一同體會她的文學創作過程。關於蒙古這個心靈的故鄉，從初中時轉學生的孤獨感以迄開放後踏上蒙古高原，從悲哀的鄉愁、遊牧民族文化消滅的危機與焦慮，到對民族文化延續的樂觀，我們看到了不一樣的席慕蓉。在柯慶明教授知性的、專業的探討中，配合著席慕蓉的感性分享，一場兼具知性與感性的文學對談，就在詩人親自朗誦〈一顆開花的樹〉與〈大雁之歌〉兩首不同風格的詩之後，圓滿地落幕。



# After

visiting the exhibition,

## 觀展<sup>2</sup>後，用心閱讀

國家臺灣文學館主題圖書閱覽區為配合文學館各項展示活動，已籌畫與展示主題相關之書展，並長期蒐集台灣文學領域之各類圖書資源，配合活動定期舉行主題書展，以深化讀者對展示活動之瞭解，藉由閱讀主題書展上所精選的書刊，讀者可以將觀展之後模糊的、抽象的意念，轉化為深刻的知識，歡迎有興趣者在觀展之後至閱覽區參觀使用。

地點：國家臺灣文學館B1主題圖書閱覽區。  
(台南市700中西區中正路1號)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週一休館。  
電話：886-6-2217201

### After visiting the exhibition, you can have more reading fun.

Exhibition is interesting, and maybe you'll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it. In order to offer you a profound horizon about the exhibition in the Museum, we have a related book exhibition in the Theme Library. Welcome you to visit the library, and have a tranquil trip in literature here.

Address: B1 NO.1, Jhong-jheng Road, Tainan, Taiwan  
Museum Hours: Tuesday through Sunday, 10:00 am to 5:00 pm  
(closed Monday)  
Tel: 886-6-2217201